

茗柯词选

(清)张惠言 选录

许白凤 校点

西郭洲文库

22.852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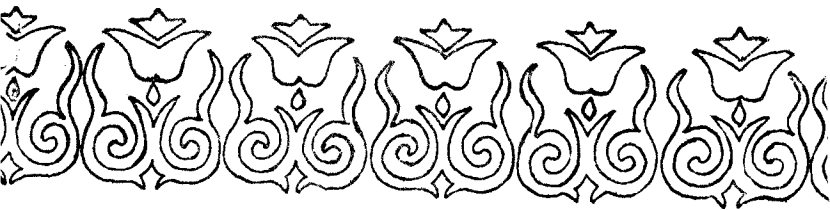
茗柯词选

〔清〕张惠言选录

附：董 毅《续词选》

郑善长《词选附录》

许白凤校点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南昌

百花洲文库(第三辑)

茗柯词选

(清)张惠言选录

许白凤校点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第四通路铁道东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印张3.666 千字60
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9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110·307 定价: 0.40元

目 录

前 言	(1)
茗柯词选二卷	张惠言选录 (5)
续词选二卷	董 毅选录 (57)
词选附录一卷	郑善长选录 (109)

前 言

词经过两宋极盛之后，至元代退居曲后，明人词亦不能高，唯云间（今上海市松江县）陈子龙的湘真阁诸集风流婉丽，为明词中兴。清代二百六十七年是词的复兴时期，不仅词人多，作品多，而且出现许多词选、词话和专著，形成各种学派，其间以朱彝尊为首的浙派和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派影响最大。

浙派活跃于康熙、乾隆年间，前有朱彝尊，后有厉鹗，他们学姜、张，主清空，审音守律，字雕句琢，一时学者风从，“家白石而户玉田”，但因过分讲究形式格律，内容比较空疏，其末流失之佻钉肤廓、佻巧浮滑，又有门户之见，给词坛带来不良影响。与朱彝尊同时，还有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羨派，倡导苏辛豪放词风，题材较为开阔，可是表达

过于直露，又流于粗率叫嚣。嘉庆、道光年间，张惠言、周济等常州派词人崛起，为救两派之弊，竭力推尊词体，提倡比兴寄托，反对“淫词”“鄙词”“游词”（见金应珪《词选后序》）。他们有理论，有创作，还通过选本来推行自己的主张，张惠言、张琦昆仲编选的《词选》即其一例，它和周济的《宋四家词选》、《词辨》都是研究常州词派的重要参考书。

张惠言（1769—1802）字皋文，号茗柯，武进（今江苏省常州市）人。少孤贫好学，初工辞赋，后学古文，又治虞翻《周易》和郑注《仪礼》，嘉庆四年进士，官翰林编修。著有《茗柯词》、《茗柯文编》、《周易虞氏义》、《七十家赋钞》等。《词选》是他登第前二年在歙县（今属安徽省）课徒时编。

张氏论词，重视立意，倡“意内言外”之说，为常州词派的重要理论纲领。“意内而言外”语出《说文》，原指语词之词，张氏移用来作为文体之词的界说，意在突出词的比兴寄托的功能。在他看来，词的创作要遵循“缘情造端，兴于微言”的原则，往往通过“男女哀乐”的歌咏，来抒写“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”，从而形成“低徊要眇”、含蓄委婉的艺术风致。根据这个要求，他对

唐宋词有许多名家作了简要的评论，特别推崇温庭筠的词“深美闳约”，也称许苏轼、秦观、周邦彦、辛弃疾等人的作品“渊渊乎文有其质”。他这样注重词的内在寓意，把词体抬高到与“诗之比兴、变风之义，骚人之歌”相等的地位，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但太强调词在表现形式上的婉曲深微的特点，则不免限制了思想内容上的解放，而且为了处处寻求微言大义，又不免对一些词作加以穿凿附会的解说。后来周济提出“非寄托不入，专寄托不出”（《宋四家词选目录叙论》）的主张，就是对张氏比兴论词的补正和发展。

张惠言《词选》共收唐五代宋词四十四家一百一十六首，时人多嫌选得太严，尤其是一些著名词人如柳永、吴文英均未入选。张氏卒后，其外孙董毅编纂《续词选》二卷，凡五十二家一百二十二首，于道光十年重刻《词选》时附在后面。另有附录一卷，为张氏门生郑善长編集。现存《词选》有《笺易注元室遗稿》本、《宛邻书屋》本、《四部备要》（据钱塘徐氏校刊本排印）本、光绪二十二年长沙张百祺序刻本、一九五七年中华书局聚珍本等。今据光绪本标点整理印行。

此书原名《词选》，因容易和其他词选混淆，故一般常称“宛邻书屋词选”或“茗柯词选”，现

在采用“茗柯词选”的书名，以提供目录学上的便利。

许白凤

一九八三年五月

茗柯词选二卷

张惠言选录

〔序一〕张惠言 原序

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，采乐府之音，以制新律，因系其词，故曰词。《传》曰：“意内而言外谓之词。”其缘情造端，兴于微言，以相感动。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，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，低徊要眇，以喻其致。盖《诗》之比兴、变风之义，骚人之歌，则近之矣。然以其文小，其声哀，放者为之，或跌宕靡丽，杂以昌狂俳优；然要其至者，莫不惻隐盱愉，感物而发，触类条鬯，各有所归，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。

自唐之词人，李白为首，其后韦应物、王建、韩翃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皇甫湜、司空图、韩偓，并有述造，而温庭筠最高，其言深美闲约。五代之际，孟氏、李氏，君臣为谗，竞作新调，词之杂流，由此起矣。至其工者，往往绝伦，亦如齐、梁五言，依托魏、晋，近古然也。

宋之词家，号为极盛，然张先、苏轼、秦观、周邦彦、辛弃疾、姜夔、王沂孙、张炎，渊渊乎文有其质焉。其荡而不反，傲而不理，枝而不物，柳永、黄庭坚、刘过、吴文英之伦，亦各引一端，以取重于当世。而前数子者，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，出于其间。后进弥以驰逐，不务原其指意，破析乖刺，坏乱而不可纪。故自宋之亡，而正声绝；元之末，而规矩隳。以至于今四百余年，作者十数，谅其所是，互有繁变，皆可谓安蔽乖方，迷不知门户者也。

今第录此篇，都为二卷。义有幽隐，并为指发。凡以塞其下流，导其渊源，无使风雅之士，怨于鄙俗之音，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之也。

嘉庆二年八月武进张惠言

〔序二〕金应珪 《词选》后序

《词选》二卷，吾师张皋文、翰风两先生之所录也。夫楚谣汉赋，既殊风雅；齐歌唐律，亦乖苏李。何者？古愈远则愈杀，声弥近则弥悲。此由音调所成，故亦渊源莫二。譬之纂绣异制，而合度于镊；蛾眉各盼，而同美于魂；故知法不虚采，神不虚艳，其揆一也。

乐府既衰，填词斯作。三唐引其绪，五季畅其支，两宋名公，尤工此体，莫不飞声尊俎之上，引节丝管之间。然乃琼楼玉宇，天子识其忠言；斜阳烟柳，寿皇指为怨曲；造口之壁，比之诗史；太学之咏，传其主文：举此一隅，合诸四始，途归所会，断可识矣。

近世为词，厥有三蔽：义非宋玉，而独赋蓬发。谏谢淳于，而唯陈履舄。揣摩床第，汙秽中篝，是谓淫词，其蔽一也。猛起奋末，分言析字，诙嘲则俳優之末流，叫啸则市侩之盛气；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，龟蜮怒噬以调疏越，是谓鄙词，其蔽二也。规模物类，依托歌舞，哀乐不衷其性，虑叹

无与乎情，连章累篇，义不出乎花鸟，感物指事，理不外乎酬应，虽既雅而不艳，斯有句而无章，是谓游词，其蔽三也。原其所昧，厥亦有由：童蒙擷其粗而失其精，达士小其文而忽其义。故论诗则古近有祖祢，谈词则风骚若河汉，非其惑欤！

昔之选词者，蜀则《花间》，宋有《草堂》，下降元明，种别十数。推其好尚，亦有优劣，然皆雅郑无别，朱紫同贯。是以乖方之士，罔识别裁。盖《折杨》《皇荑》，概而同悦，申椒萧艾，杂而不芳。今欲塞其歧途，必且严其科律，此《词选》之所以止于一百十六首也。先生以所托既末，知音盖希，虽复辟彼窀穸，且拟弃诸巾篋。珪窃不敏，以为先路有觉，来哲难诬，昭明之选不兴，则六代文赋，宗风盖息乎？乃校而刻之，序其后云尔。

嘉庆二年八月日歙金应珪

〔序三〕张琦 重刻本《词选》序

嘉庆二年，余与先兄皋文先生同馆歙金氏。金氏诸生好填词。先兄以为词虽小道，失其传且数百年。自宋之亡，而正声绝；元之末，而规矩隳：寔宦不辟，门户卒迷。乃与余校录唐宋词四十四家，凡一百十六首，为二卷，以示金生，金生刊之。而歙郑君善长复录同人词九家为一卷，附刊于后。版存于歙。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，无以应之，乃校而重刊焉。呜呼！忆余同先兄选此词，迄今已三十四年，而先兄没已二十九年矣。当时之乐，岂复可得？今日之悲，其何能已！是选先兄手定者居多，今故列先兄名，而余序之云尔。

道光十年夏四月十有一日 张琦序

〔序四〕张百祺 重刻《词选》序

丙申之夏，六月徂暑，影剡武进张先生《词选》，既卒业，未尝不废书三叹曰：呜呼，诗教之亡久矣！所恃以扶翼风轨者，独诗餘而已；诗餘之溃又久矣，所恃以弥纶雅诣者，独词选而已。

曩者，苍姬龙翔，巡轺四驶，博甄藻什，罄天覃化，东轍既芜，风雅道坠。维时《关雎》教弛，郑卫之音作；仲尼乃皓首厘订，被之金石，然后乐和礼节，炳焉与六艺同科。自是词流祖述，条区派析，《河梁》挺五言之唱，《秋风》缀七字之响。首汉趾隋，蕨蕤八叶，虽气格迭变，而风趣弥永。巨唐云燭，鸿譔如林，譬百宝之烂瑶岑，九华之委芳槎。独惜杜、韩歌行，力崇别调，体纯雅颂，义舛风骚。其戢绪也，谅而寡文；斯役魂也，蹶而爽味。于是超悟之士，拔帜代雄，故残李新声，竞趋乐府。综诸古近，资以酌文质之权；裁为长短，蕲于适曲折之性：三百绳武，流为倚声，盖风尚所宣，庸亦灵府有难尘汨者矣。

按诗者，持也，厥礼丽而有节。词者，意内而

言外也，厥体婉而多讽。节则呈理亮虑而善出，然其失也野。讽则约情芬悱而善入，然其失也荡。惟节不病野，讽不趋荡，妙达渊蕴，大雅谁属。况两失相构，洪纤弗侔，野固文玷，荡尤道蠹，故承学一流，或持庸野毋荡之说，虽辩囿一隅，岂无所激而致兹哉。

盖自五季滥觞，鬯流天水，周秦北祖，姜张南霸，金声玉振，垂三百年。特其间煽芬斗冶，纰种百辙，韶蛙乱音，珠砾夺曜，则有《花庵》《草堂》之制，《绝妙》《本事》之编，或笺纪失诬，或宗风未畅。青天明月，善读者悲其爱君；双枕坠钗，误会者指为狎宴：斯道弗昌，抑劝淫者作之俑也。虽元明以降，代挺哲人，然格距古而日卑，亦理趋今而日隐。天牖皋文，载扬绝诣，抽忠孝于金粉之藪，遇君父于幽怨之天，于是《词选》一书，秘龠斯启，旷代绵邈，万流仰镜。俾鸿毛之质，重于岱宗，漆室之苴，炯于华昼。后有作者，曷敢迕兹讫决乎。

或疑词人之体，善绘风怀，一例寓言，颇訾迂诞。百祺独奉为著龟者，窃谓词之有选，犹诗之有序也。昔卫宏弁什，科节星稠，辑比兴为斧藻，撷美刺于风谕。故叩其表则男女妃伉之间，或申耍嫲恒伤之愫；而叩其归则主臣下上之际，实纾怨悻顛蹙之辞：综括百流，无邪而止。及嬖古尘圣，导腥

紫阳，《栢舟》托诸彤管，《桑中》命为艳曲，或且床第琐言，荐乎郊庙。晚世浮放之子，承风鼓波，金谓兰茝芳襟，斯文胡害，矧乐章小品，雅宜谑浪；致使重光俎豆，早祧正宗，《花间》《尊前》，素流弗齿。然则，诗之亡犹救以词，词之亡且降为曲，岂不以贞邪正变所区者弗盈一发哉？

夫以逋臣万里，穷士三秋，晓风残月，登山临水，或睇归云于绝戍，或听坠叶于行宫，往往芳醕陶悰，细笺褶怨，铺婉变多致之藻，绎顿怫罔诉之怀。故文夸而旨晦，韵绮而情郁。言之者无罪，诵之者咸恻。一旦以辞害志，妄斥淫哇，烟墨无言，安从对簿。苟得用心如张氏者，龙鸾荃荪，比物连类；然后言表呈趣，曲终授心，庶铅槩雪九京之冤，臣庶芬千祀之节矣。向见枣本零蚀，宣流弗彰，式勾官戾，雅缮精轴。比读周止庵《宋四家词选》，复嘉其辞典理博，绍衣武进，虽四科分隶，微谬诂衡，而弗野弗荡，锵洋正声，悬的引弧，轶侯盖寡。故亦缀诸左牋，项尾玉照。时督斯役者为雨珊从兄，海内词伯也。尝与百祺厘剔旧学，讨芒雅郑，是用曲衍罔致，敬贡来讽，抑伟哉乐部之壮观云。

长沙张百祺谨叙

茗柯词选目录

李太白一首

无名氏一首

温飞卿十八首

以上唐词三家二十首

南唐中主四首

牛希济一首

后主七首

欧阳炯一首

韦端己四首

鹿虔扈一首

牛松卿三首

冯正中五首

以上五代词八家二十六首

宋徽宗一首

张芸叟一首

晏同叔一首

王元泽一首

范希文一首

周美成四首

晏叔原一首

田不伐二首

韩玉汝一首

陈子高二首

欧阳永叔二首

李 玉一首

张子野三首

谢任伯一首

苏子瞻四首

朱希真五首

秦少游十首

辛幼安六首

贺方回一首

张安国一首

赵德麟一首

韩无咎一首